

解牙士录 方大曾

——方大曾作品及范长江
新闻奖得主的阅读笔记

冯雪松 主编



解方大曾

——方大曾作品及范长江
新闻奖得主的阅读笔记

冯雪松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解读方大曾：方大曾作品及范长江新闻奖得主的阅读笔记 / 冯雪松主编.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5

ISBN 978-7-5203-0042-1

I. ①解… II. ①冯… III. ①通讯—作品集—中国—现代②新闻摄影—中国—现代—摄影集 IV. ①I253
②J429. 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54316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彭莎莉
责任校对 林福国
责任印制 张雪娇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7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1
字数 312千字
定价 108.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 1 方大曾与我的父亲范长江 范苏苏

方大曾通讯作品

- 9 矿区杂记
17 北平学生的灾区服务
21 日军秋操之后
26 绥远的鸦片问题
32 冀东视察记
37 张垣一瞥
44 从张垣至大同
55 晋北煤业现状
62 从大同到绥远
74 宛平之行
81 走私在海滨
86 绥远的军事地理



新闻奖得主的阅读笔记
方大曾作品及范长江
解读方大曾

-
- 90 冀东一瞥
99 绥东前线视察记
113 兴和之行
120 集宁见闻记
125 四子王府见闻记
129 从集宁到陶林
144 北平学生联合大露营
147 卢沟桥抗战记
159 保定以北
164 前线忆北平
169 保定以南
176 从娘子关到雁门关
182 血战居庸关
190 平汉线北段的变化

方大曾译文

- 195 一个作家的自述

方大曾摄影作品

201

阅读笔记

- 241 坚忍不拔，中华民族的优秀品格
——读方大曾摄影作品有感 江志顺
- 244 快门永远响着 俞新宝
- 247 政论佳作《前线忆北平》 于 宁
- 251 感动：方大曾先生的影像境界 徐京星
- 253 致敬小方 印永清
- 258 永远铭记的精神坐标和职业启示
——我看方大曾的作品《从娘子关到雁门关》 刘 畅
- 261 穿越炮火的祭礼 朱海燕
- 270 方大曾：新闻记者的楷模 肖亚光
- 275 消失的是记者 重现的是精神 罗成友
- 278 方大曾，草原深情呼唤你 刘少华
- 283 想象中的方大曾 郑 鸣
- 287 关切的视角 质朴的影像 永恒的瞬间 居 杨



新闻奖得主
的阅读笔记

方大曾作品
及范长江

解
读
方
大
曾

-
- 289 中华民族当向25岁“小方”行注目礼 赵 拴
- 294 寻找小方，寻找职业理想 江宛柳
- 299 方大曾——中国纪实摄影和战地摄影的先驱 乔天富
- 305 方大曾：消失在战火中的记录者 栾俊学
- 309 不忘初心 凝重历史
——读方大曾摄影作品有感 王天定
- 311 影像超越时代 表达图文并重
——读方大曾战地新闻摄影作品有感 于文国

附 录

- 315 忆小方 范长江
- 319 方大曾生平及研究年表
- 321 寻找的真意
——访中央电视台高级编辑冯雪松 陈 娜

后记

- 331 三重碎片一个梦 冯雪松

序 言

方大曾与我的父亲范长江

范苏苏

方大曾是抗战初期第一个在前线牺牲的新闻记者，我对他的名字并不陌生，我是从我父亲范长江1938年9月13日写的《忆小方》一文中，了解到这位极有才华的新闻战士年仅25岁就在抗战前线“消失”的信息的。

我父亲和小方初次相见是在1936年12月初，绥远战争爆发后他们二人先后到绥远前线采访，在那里不期而遇。虽然，在1936年夏天，小方去天津投稿时我父亲曾见到小方的名片，后来又多次看到小方发表的作品，但是并未见面。这次绥远之行我父亲终于见到了这位“硕壮身躯面庞红润头发带黄斯拉夫型的青年新闻战士”。方大曾在绥远采访43天，我父亲比小方早去几日，这一段时间也一直在绥远，直至第二年1月19日为采访西安事变才离开。故和小方接触较多，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沉静了的绥边》一文里曾对小方有过这样一段描写：“返回平地泉已经深夜了。中外新闻社摄影记者小方（方大曾）君告诉我们，他在次日的清晨，要匹马翻

阴山去陶林了。这是一件大胆壮丽的旅行。青年人的脑海中，只有光明与胜利的追求，所谓危险和艰难，我们值不得多加考虑，惊人的事业，总成功于常人所不敢为之中。当夜我们已转上南去大同的火车，我们才不见了他硕大美丽的踪影。”字里行间流露出父亲对小方的赞扬和肯定。

我父亲在《忆小方》中还写道：“卢沟桥事变后，在卢沟桥长辛店保定一带，我们又常常碰头，他的工作情绪越来越高涨，身体也越来越结实。北方的夏季，他穿着短裤衬衣，自己带着他的小箱子行李，在平汉路前线不断的突击。他那诚挚、天真、勇敢、温和的性格，博得各方面的好感。”这之后不久，经我父亲介绍，小方开始担任上海《大公报》战地特派员。

1937年8月底，小方参加了我父亲在山西大同召开的一次来自华北各战场的大公报战地记者会，参加会的还有孟秋江和丘溪映二人，会议交流了情况，主要研究了今后的工作部署。我父亲回忆：“战局紧急时，我们所住大同招待所在白日已无食物供给，我们经常在城墙边防空洞旁写文章。”短短一周时间，他们四人共写成7篇战地通讯，其中：《察哈尔的陷落》（9月1日）和《怀来回忆》（9月4日）是我父亲所写，《从娘子关到雁门关》（9月4日）和《血战居庸关》（9月7日）为小方所写。这些通讯后来都发表在上海《大公报》上。后来听说保定吃紧，卫立煌部队正与日军激战于永定河上游青白口一带。“小方当时异常兴奋，他不只要到保定，而且更要到保定以北南口山脉中去。”当小方急急登上由石家庄北去的列车时，我父亲说：“希望你能写一篇‘永定河上游的战争’！”他很平和坚定地对我父亲说：“我一定有很好的成绩答复你！”我父亲万万没有想到，这次和小方的分别成了永别！随着保定失守，小方从蠡县向报社寄出《平汉线北段的变化》一文后就再无任何消息了。

我父亲写道：“‘我相信他不会有问题，因为他的机智，足以应付非常事变，他的才能也应该为中国新闻事业，中国民族解放事业，多尽些力量。’我自己也如此想，也如此答复他人。但是去年保定战争之后今天已经快一年了。我们还看不到我们这位硕壮身躯红润面庞头发带黄斯拉夫型

的青年新闻战士！”但父亲始终对小方的下落多方打听，对他的战友的生还抱有一线希望。小方“失踪”四年后，我父亲在香港写作《祖国十年》时又再次提到小方。我母亲沈谱曾说：“长江对小方特别欣赏，他对年轻的，抱有崇高新闻理想的人，有特殊的感情，小方不简单，他是一个特别年轻有为的战地记者。长江说小方非常勇敢，他经常独自深入前线去采访，克服了很多困难，他的通讯很生动，照片很感人。”“后来听说去采访永定河上游的战斗，再往后就没有消息了。长江曾经到处去打听，打听的时间比较长，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地就不抱希望了。”我父亲完全没有想到，他日思夜想的战友方大曾在几年之后成了自己的一个亲戚。我外祖父沈钧儒青年时期考中秀才，被苏州名士张廷骧聘为西席，后又将爱女张象徵许配他为妻。外祖母有个大哥名叫张象奎，字宝书，其子张孝通是我外祖父外祖母夫妇的侄子，也就是我母亲沈谱的表兄。而张孝通夫人方淑敏的二弟就是方大曾。1940年12月10日，我父亲母亲在重庆良庄结婚，也就是说从那时起，小方即成为我父亲的表兄弟。当年他们二人一起在前线采访报道并肩作战的时候，以及小方牺牲后他写文章纪念小方的时候，父亲没有想到他会因为结婚而与小方成了亲戚。这也许就是缘分。我父亲母亲“喜结良缘”的时候，父亲亦和自己志同道合、肝胆相照的战友“亲上加亲”，这也应该算是一段佳话了。

在“寻找方大曾”的这个团队中，我的队龄很短，只能算是新人。与冯雪松老师初次见面，还是2015年9月份的事，他当时送给我他的专著《方大曾：消失与重现》，和我谈了许多与“寻找方大曾”有关的人和事，并谈到他的一些新的想法和计划，其中就包括想出版一本“解读方大曾”的书，和我商量是否能请一些范长江新闻奖获奖者写些文章，我考虑了一下，答应雪松老师说：“我试试吧，我会尽力。”他还希望把已经开始的“方大曾校园行”公益计划的最后一站放到四川内江的范长江新闻学院，使范长江、方大曾这两位当年的战友能在内江相聚、重逢。他的想法深深打动了我，我们一拍即合，答应帮他促成此事。我很愿意加入这个“寻找方大曾”的团队，一是因为我父亲范长江和方大曾在抗日战争时期

是肝胆相照的亲密战友和同志，我非常愿意为宣传和“寻找方大曾”的事出点力。二是被冯雪松老师十几年来为“寻找方大曾”坚持不懈的执著精神所感动。他为寻找“失踪”的方大曾花费了许多心血，用业余时间做了大量工作，发掘出许多极其珍贵的史料，并出版了《方大曾：消失与重现》一书，把一个80年前为国捐躯、年仅25岁的战地记者的高大形象复原后展现给读者和观众，我深受感动！方汉奇先生曾评价说：“这是对中国新闻事业史人物研究和战地新闻摄影史研究的一大贡献。”

我要衷心感谢为“解读方大曾”这本书写文章的这些“范长江新闻奖”的获奖者，他们都是我国新闻界最优秀的记者，他们和我父亲都没有血缘关系，但却以他们杰出的新闻业绩和高尚的职业道德精神和我父亲的名字联系在了一起，他们是父亲当之无愧的“后来人”，这种精神的传承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当他们听说要出版这本书的消息后，都在百忙中抽出时间认真地为本书撰稿，他们的解读文章各有特点、各有侧重，但都对小方作品所体现的价值和精神给予了充分肯定，对方大曾这样一位优秀的战地记者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上的地位给予了充分肯定。朱海燕老师在他的文章里说：“中国的记者很多，而在人民心中站立并站立久远的记者不多。而方大曾在老百姓心中站住了，并和伟大的抗战史一道，永远活在一个国家的记忆里。”我非常赞同他的观点。“解读方大曾”一书的出版，必将使“寻找方大曾”进入一个更高的阶段，冯雪松老师曾说过：“觉得自己所寻找的已不再只是方大曾本人，而是他的精神，他的那种可以超越时空影响当下的精神。”

还有一位使我特别感动的是陈申老师，他是中国摄影出版社的编审，《中国摄影史》的作者之一，从他为雪松老师《方大曾：消失与重现》一书撰写的序言中了解到，方大曾的胞妹方澄敏老人1989年初冬曾把她保存几十年的方大曾的照片底片837张交给陈申保管，时间长达十年之久。这十年中他除了放大、复制了一些重要的照片供写作与研究外，还促成了台湾摄影家阮义忠对方澄敏老人的采访，并在台湾的《摄影家》杂志出版了专辑对方大曾的作品进行宣传，1995年还对方澄敏老人进行了录音采访，

保留下方澄敏老人唯一的原声资料，1999年又是他的一纸传真使雪松老师与方大曾结下了不解之缘。

由于雪松老师这十几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已经淡出人们视线、消失了近80年的方大曾终于又开始“重现”了，2012年7月10日下午，方大曾百年诞辰纪念日前夕，央视网举办了征文、访谈和纪录片点播等纪念活动。2015年“七七事变”爆发78周年纪念日当天，方大曾纪念室在河北保定光园落成。

2015年9月24日，“方大曾校园行”公益计划在清华大学启动，近一年左右的时间雪松老师已经在十几所新闻院校给学生们介绍了方大曾的事迹，受到了热烈欢迎。一位“硕壮身躯面庞红润头发带黄斯拉夫型的”青年方大曾成了青年学生们的新偶像。在价值观扭曲现象十分严重的今天，无论是对新闻界还是对整个社会，雪松老师都是做了非常有益的一件大好事！在“追星族”心目中又多了一位高大帅气、英姿勃发的明星——战地记者、中国的罗伯特·卡帕——方大曾！

2016年9月18日

方大曾通讯作品

解读方大曾

方大曾作品及范长江

新闻奖得主的阅读笔记



矿区杂记*

今年夏天，我旅行到晋北，在大同口泉镇住了十几天，这是晋北著名的矿区，现在我且把那里的矿工生活，概括地记下来。

口泉的煤产，主要的由三个大公司经营，即晋北矿务局（简称北矿），同宝公司及保晋公司。此外，本法〔编者：此处“本法”应为“本地”〕以土法开采的所谓“煤窑”，则多至二百以上，矿山绵延八十里，在地下层工作的矿工，以及运输，管理，经营，商店等等直接间接依矿区为生的人，自然“不可胜计”了！

记者得到熟朋友的介绍，能尽情地在矿区内各处参观，并下井多次，可说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因为普通的矿厂，是不轻易允许别人参观的，更何况你是一个旅行记者！

在一个晴朗的朝晨，我走入了这神秘的矿区，头一次观光的的地方，是北矿的南沟矿厂。走到矿井的当儿，我看见一个受伤的工人，乘着高车（连接矿井上下的升降机）从井下扶上来，这是我入矿的第一个印象。

北矿是口泉矿区唯一实行里工制的矿场，工作分为日夜三班，每班工作八小时，不论昼夜班，工资一律。其实只要到了矿井里面，便是入了黑暗境域，也就是无所谓昼夜之分了。在北矿规定，一个工头负责管理十五个工人，去监视他们并督促他们。工头非但不工作，而领的工资较普通工人还

* 本书编者对方大曾作品进行的校订，除个别标点符号外，改正文字在文中方括号内注明。下同。



漫談

礦區雜記

小方

高。也就是说在这种工作方式之下，十六个人之中，有一个人等于游荡和浪费，然而这种浪费，是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无法避免的不可免的 [编者：原文如此]。

八小时的工作，本是很堂皇的标准工作时间了，然而此处不得不注意者，即采矿工作是有特别的艰难情形。因此一个工人之在矿下工作八小时，至少可抵得在光明中工作十数小时一样程度的疲乏。

早晨六点，下午两点，晚上十点，这是换班的时候，

今年夏天，我旅行到晋北，在大同口乘車，住了一幾天，頭基晉北著名的礦區，現在我且把那裏的礦工生活，照抄地記下來。

口裏的礦產，主要的由三個大公司經營，即晉北礦務局（簡稱北礦）、同濟公司及保晉公司。此外，本法以土法開採的所謂煤礦，則多至二百以上。礦山總延八十里，在地下層工作礦工，以及運輸，管理，經營，商店等，等這間被依礦區居住的人，自然，「不可勝計」了。

記者得到熟朋友的介紹，能盡情地在礦區內各處參觀，並下井多次，可說是一件很難得的幸福。因為普通的礦廠，是不允許外人參觀的，更何況作是一個旅行職業！

在一個清靜的礦廠，我進入了神秘的礦區，頭一次觀光的地方，是北礦的兩湖礦廠。有特別的點燃情形。因此一個工人之在礦下工作八小時，至少可抵得在光明中工作十數小時的一種疲倦的疲乏。

早晨六點，下午兩點，晚上十點，這是換班的時候，從從下上來的，吸到這別來八小時的新鮮空氣，自己已會說這是一場夢，實際上這不是一場夢，而是得慶再生！不過這再生不是為了自己的幸福的享受，倒是叫他準備着恢復精神之後，好再下去工作。所以這再生也就没有什么可慶幸的了！

一班工作完畢之後，也就如又活了一輩子，窰工們就這樣循環着延續他們的生命，更談不到這是人類所應忍受的生活！

高車是井下與井上唯一的交通工具，同時也就是礦下全體工人之生命的索鏈，高車如果發了阻碍，任憑你有天大的本領，也无法跳出這吃人的深涯，它是一個礦井的主宰。

工人們乘高車下去，到了六百尺深的井底（各礦深度均不同），然後，再穿過地下橫巷，走到工作地點。工作地點，通常都是離高車降下處一二里以至五六里。通巷的高低，完全因煤層的厚度來定，有地方盡可以

矿区杂记